

郑小琼[诗人,《作品》杂志副总编辑]:

几乎跑遍法国,
穿梭在不同城市
朗诵我的诗歌

文/羊城晚报记者 孙磊

羊城晚报:这些年来您跟法国有哪些文化层面的交往,可否结合具体文化交流活动谈谈您的感受?

郑小琼:我很喜欢法国一些描写自然的诗人,比如雅姆、菲利普·雅各泰、博纳富瓦等人的诗歌。有一段时间,雅姆与雅各泰的诗歌是我的枕边书,比如雅各泰的“当万籁俱寂时,是谁在歌唱?是谁用低沉而纯净的声音唱着那么优美的歌?”这样的诗歌让我想起故园,心灵安静,诗的最后“但只有那颗心听得见,那颗既不求占有,也不求胜利的心”,让我想起庄子。从雨果、巴尔扎克、司汤达等人笔下剧烈的轰隆巨响的法国巴黎,到雅姆与雅各泰等人笔下温良而纯朴的法国乡村,我感受到法国文化的精妙。

2018年,我在巴黎的一艘船上朗诵自己描写中国工厂的诗歌,有几个法国人听到我的诗歌,跟我交流起几十年前他们在工厂的往事,他们曾是法国工厂最普通的工人。我始终相信,人类的情感是相通的,而文学表达这种普遍的情感。

羊城晚报:请简单分享一下多年前您在法国办展的经历。

许鸿飞[广州雕塑院院长]:

在卢浮宫办展,
我对自己的雕塑作品
更有自信

文/羊城晚报记者 朱绍杰

羊城晚报:请简单分享一下多年前您在法国办展的经历。

许鸿飞:2014年,中法建交50周年之际,我在巴黎卢浮宫卡鲁斯厅举办个展《欢乐岭南》,将“肥女人”系列雕塑带到大雕塑家罗丹的故乡。展览面积有750平方米,展出了50件作品,除《吻》等少数经典作品外,绝大部分是新创作的。展览期间,我还曾游历各国参展的代表作《天轮》捐献给卢河畔的莫雷市,并获颁荣誉勋章。

对大多数艺术家来说,能够在卢浮宫这个世界艺术殿堂里展示自己的作品,是一件梦寐以求的事。回想起来,还有一个瞬间让我印象深刻,非常感动。当时我遇到一位母亲带着失明的女儿来到现场。小女孩只能通过手触摸我的雕塑,当感受到雕塑的质感的时候,笑容在她脸上浮现。作为一个中国艺术家,能如此近地走到西方观众中,让我更有信心在更多的地方办展,传播中国艺术的魅力。



羊城晚报:在有深远艺术传统的法国等地办展,有何感想?

许鸿飞:今天我们所从事的雕塑艺术,尤其是学院教育,很大程度来自西方。自文艺复兴以来,西方雕塑走入写实主义的阶段,通过对人体结构的理解和认识,精细、精准地反映现实。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只能一直跟随和学习西方艺术。在海外办展,需要艺术家有足够的自信,这份信心就来自艺术作品的独特性、创造性。

欧洲国家的主要城市街道上,优秀的公共雕塑随处可见,如果我模仿罗丹的作品,模仿得再好,再像,我也不敢去法国办展,那只会给当地人留下中国艺术家“山寨”的印象。后来我的作品在法国、英国、意大利陆续展出,对当地艺术家也是有所触动的。当地的艺术家对我说,这是他们那里没有的雕塑艺术。

羊城晚报:每次展览后,您都会因当地的见闻和触动,创作出新的作品吗?

许鸿飞:是的,从法国回来,我创作了一些音乐系列的作品。当地有很多大大小小的演奏会,音乐是超越国界的艺术。除了独特性,艺术还要有共通性。我始终认为,雕塑艺术也是没有国界的语言,这是我的优势。在海外讲好中国故事,使用共通的语言将更加方便和直接。当我的作品能够走近海外受众,让他们记得、认识我这个中国艺术家,我就可以逐渐将更多中国传统文化、非遗项目融入作品中,让外国人看到中国的历史与当下。

我的“肥女”系列形象和题材同样也具有共通性,它不会被某种地域文化特征所局限,能减少不同文化背景的观众在接受过程中的隔膜。在一些西方人心目中,中国人是含蓄、内敛,甚至有些严肃的,而“肥女”让人看起来有亲近感。我希望用这些作品,向世界展示新时代中国阳光、自信、幸福和快乐的一面。

羊城晚报:明年将迎来中法建交60周年,中法文化旅游年、巴黎奥运会等盛事也将举办。您有怎样的新计划?

许鸿飞:就在上周,我受邀在法国驻香港总领事官邸参加法国网球公开赛的推广活动。艺术和体育是人类通用语言,是不同文明对话交流的重要桥梁。我多年来持续关注体育事业发展,在巴黎奥运年之际,我还将创作一系列体育题材作品,用雕塑语言讲述中国体育故事,弘扬中华体育精神。我对接下来正在筹备的国际展览充满信心。作为艺术家,希望自己能抓住每个阶段,用艺术来记录时代印记,让大家能记住这个时代的瞬间。

羊城晚报:2018年,您的七首诗作被选为法国孔子学院“诗人之春”诗歌翻译比赛的译本。可以谈谈您的诗歌乃至中国当代诗歌在法国的传播和接受程度吗?

郑小琼:中国作家与诗人对法国文化与文学还是相当熟悉的,有许多法国诗人的作品都翻译到了中国。中国诗人与法国诗人交流也比较多,比如法国的“诗人之春”在成都、北京、上海、桂林等城市都有良好的互动,中法诗人相互朗诵诗歌、交流诗歌创作。我应法国的邀请,参加了2018年法国本土的“诗人之春”,到了巴黎、昂热、雷恩、蒙彼利埃、尼斯、克莱蒙费朗、卢瓦尔、枫丹白露等城市与地方朗诵自己诗歌。那些天,我乘坐火车穿梭在法国不同的城市朗诵自己的诗歌,从法国的北部到南部、西部,几乎把法国跑了一遍,将自己在法国文学读到的地名在现实中一一对应。在蒙彼利埃这座城市,我找到了四川留法作家李劫人生活过的地方。

羊城晚报:您关注过这场翻译比赛的结果吗,您的诗歌被翻译成法语后有没有充分表达原本的意思?

郑小琼:有一段时间,我的微博纸条收到很多法国朋友的消息,他们问一些关于我诗歌的问题,然后告诉我,他们参加了我的诗歌的翻译比赛,发了新闻链接给我。我觉得很意外,打开网站,用翻译软件译了出来,大体知道了是怎么一回事。我后来知道比赛的结果,其中有两位获奖者在微博上跟我交流过。我不懂法语,不知道诗歌译过去会有什么挑战,那个比赛有几位评委我比较熟悉,都是非常优秀的汉学家,尚德兰老师译过我的诗集在法国出版,她本人也是法国很好的诗人。

羊城晚报:近些年来,中法文化交流频密。广州也举办了过很多赏析法国文学或者以法国文化为主题的活动。在您看来,诗歌的翻译在中法文化交流中会起到怎样的作用?

郑小琼:对,这几年中法两国之间的诗人交流十分频繁,国内做了很多以中法文化为主题的活动。无论是政治、经济,还是文化,大家都需要交流、沟通,彼此才能了解,增进友谊。文学是一个国家精神与心灵最敏感与最广泛的载体,人类的心灵与情感彼此相通,我去法国交流,这种感受很深,文化交流让我们更加深刻地了解对方。后来法国出版了我的法语诗集《产品叙事》,这本法语诗集中的一些诗歌被ARTE(法德合资公共电视台)制作成朗诵音频与视频播放,经常有朋友转告我:法国读者购买了这本诗集,并且把读到的感受发在推特上。从法国回来后,我写了一组关于法国的诗歌,采用十四行体创作,十四行体是欧洲一种十分古老的抒情诗体,法国的大诗人基本都写过这种体例的诗歌。

羊城晚报:您的诗歌创作受到过法国诗歌的影响吗?比较喜欢哪些法国诗人或作家?

郑小琼:在二三十年代有一批中国诗人留学法国,比如李金发、戴望舒等。法国一直是世界先锋文学的重镇与发源地,比如现代派诗歌便起源于法国波德莱尔等。法国经典文学对中国作家的创作有十分重要的影响,我最早受过圣·琼·佩斯、波德莱尔、兰波等法国诗人的影响,这几年,我喜欢的法国诗人是雅姆、雅各泰。

羊城晚报:在您看来,法国文化或者诗歌对中国文化、诗歌的发展有何启示?

郑小琼:法国是文学大国,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法国人口六千多万,但在法国有1500多个文学奖,有政府奖项,也有私人奖项,有国家的,也有地方的,庞大的文学奖项让法国有庞大的文学创作者。这一点是非常值得我们借鉴的。



吴再曾说:“可能和我个人的性格有关,我写了将近20本书,如果这一本与上一本类型一样,我就会觉得没劲,所以在写下一部作品时,我会计划写一些不太一样的东西。这么多年我写过散文、意识流小说、党建读物,还有所谓的纯诗歌……下一步,应该写什么呢?后来觉得,我还是继续写24行诗吧,这玩意越玩越上瘾,可能还没完成它的使命。”果然,2023年新春之际,吴再的又一部诗集《一个人的诗国》出版了。这是《一个人的诗国》的姊妹篇,但增加了22

幅彩插,全部是来自大洋彼岸的原创油画作品。《一个人的诗国》精选了作者近5年创作的2300首现代诗(每首一律24行,210字)。独树一帜的24行诗文字精美,杂花生树,充满了氤氲的气息与渊博的知识,展示了当下的生活的种种状态。作者将古典诗词之美,融入现代汉诗的一呼一吸,虽记寻常之事,却因真情流露而五彩缤纷。诗中随处可见幽幽哲理与孜孜探寻,无论是由日常小事引发的思考,还是对宇宙生命的关注,一种弥漫着慈悲与博爱的情

感从始至终,体现了令人痴迷的节奏与节制。

吴再始终关注那些被边缘化、被遗忘的人和地区,比如农民、流浪汉、穷乡僻壤,等等。他通过自己的诗歌,为这些人(区域)发出呼声,为他们呼唤尊严和尊重。他同样关注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通过诗歌的形式,表达了对人的关注。在吴再的诗歌中,也会经常出现一些与生命和命运有关的主题,比如战争、疾病、分离、失落,等等。他通过对于这些主题的真实体验和深刻感悟,传递一种关于生命

的反思和探索,让人感到震撼和共鸣。

艺术是一种表达方式,通过真实的体验,才能使作品更具有说服力、感染力和艺术性。在吴再的诗歌中,我们可以看到他深刻的人性关怀和对生命的敬畏,这些都源于他自己的真实体验和感悟,而这些感悟也使他的作品更具有生命力和感染力。就在本文刚刚落笔之际,从天津传来喜讯,吴再的《一个人的诗经》荣获全国鲁藜诗歌奖。时隔六年,吴再又一次获此殊荣。

心声

经历过怎样“对自然的凝视”和“对自我的凝视”,才能写出《森林中有许多酒》?

“许多酒”中活着的自然

“小鱼其实也在教育我,半粒米饭也能饱餐一顿。所以我在撒掉半粒米饭的时候,会捡起扔到水渠里送给小鱼。又想到,正因为尖头鱥和鮀氏鱥成鱼才十厘米左右,这么小,才能够在高山小河及溪流中世世代代生活下来,不问山外的事。”在散文集《森林中有许多酒》中,隐居神农架10年的古清生这样写道。

古清生曾说,进山这些年,他学到的东西远比在城市中学到的多。这篇《相濡以沫》就是证明,它的故事不复杂:在院子的小池里,古清生养着小鱼,不是观赏鱼,也非食用鱼,它们来自小溪,有的已是池二代、池三代。此间不乏挑战,因为它们要应对池中的娃娃鱼和两条黑鱼,乃至池外白鹭、池鹭的“高空联手围剿”。好在,天地足够大,只要“我”足够小,就能活下来。

在一条晒干的小溪旁,古清生感动了——小鱼与蝌蚪互相吹泡活,相濡以沫的传说竟然成真。当小鱼与蝌蚪们被送入小院的水渠,它们“爆炸般”游向四方,在水中消失身影。

仔细想来,《森林中有许多酒》的魅力就在于,它是活着的自然文学,是留在自我找寻之路的足迹,它始终在为自我而歌唱。它用“性感”的细节,为进入自然文学提供了可能。

经历过怎样“对自然的凝视”和“对自我的凝视”,才能写出《森林中有许多酒》?我宁愿相信,其中包含了一个脱胎换骨、九蒸九晒的过程。

《森林中有许多酒》的趣味,不在于它是自然文学,还是生态文学、环境文学,而在乎细节的“性感”:满山的野果,都可以酿成美酒,它们挂在枝头,并不只是傻等着干瘪、落下;山中养的鸡会恢复原始个性,每夜站在枝头入眠,如一只只猫头鹰;夜梦遇熊,滚下坡是最好的逃生之道,因为野兽下山远比上山慢……

概念可以操练,“性感”只能遭遇。不经具体人生,便永远错过它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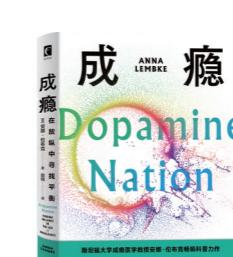
什么是自然文学?这是一个难回答的题。参考答案是:“自然文学是以文学的形式,唤起人们与生态环境和谐共存的意识,激励人们去寻求一种高尚壮美的精神境界,同时敦促人们去采取一种既有利于身心健康又造福于后代的新型生活方式。而在美学上,它展现了一种自然清新、别具一格的审美取向。”(程虹,《自然与心灵的交融》)

在英美,自然文学是重要

出版书单

►《孤星之旅:苏东坡传》(周文翰)

关于苏东坡的传记已经有十多部,这部新作与众不同的地方在于详细地描述苏东坡生前身处的视觉景观和信息环境。在这本书里,苏轼的“基底”是士人、官员,其次才先后成为文章家、诗人、词人、书法家、学问家。书中探究了苏轼何以成为“明星”,又为何成了北宋文化史上的“孤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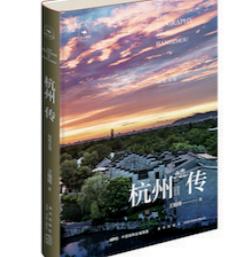
成瘾

Dopamine Nation

本书探索有关成瘾科学的最新发现,解释了为什么纵使我们不懈地追求快乐,却往往以痛苦的形式告终……通过深受成瘾之害的患者的案例,从神经科学的角度分析大脑的奖赏机制,希望人们可以从这些患者的经验与教训中受益。在讲述快乐与痛苦的平衡之道的同时,提出自我约束策略等有效解决方案。

►《从唐诗走进历史》(宁欣)

以诗为媒,简读唐史;感受历史的生动,看见唐朝的二十九个侧面。著名唐史学者宁欣以多年授课经验为基础,从唐诗入手,以通俗易懂的语言,对唐朝的官制、科举、城市风貌、文化生活、交通运输、赋役制度,乃至社会结构变迁、民族交流融合等进行了深入浅出的讲述。



►《杭州传:住在天堂》(王旭烽)

作者以时间为序,从琢玉为剑的古越人一直到当代杭州,系统梳理了杭州的形成和发展:从一个大海湾、一片沼泽地,经自然环境的巨大变化、历世居民的百般努力,沧海变桑田,到如今已成为人们向往宜居的人间天堂。

►《银河边缘013:黑域密室》(付强)

“银河边缘”是一系列专为年轻群体、快节奏都市人群、科幻迷打造的科幻小说读本。《黑域密室》是“银河边缘”系列第十三辑,本辑以北大物理学家付强的作品《黑域密室》命名,讲述了一个发生在太空中的密室杀人事件。

品读

诸葛亮

2023年新春之际,吴再的又一部诗集

《一个人的诗国》出版

杂花生树

24行诗